



# 第一次在外地过年

王建成

临近春节,在福州工作的女儿女婿声称有事不能回来,叫我们二老去福州过年。

我从小到大都在家乡这里过年,从没有在外地过过年,也不想过年到外地去。所以孩子们说,我没有答应。

妻子那几天也劝我:“去吧,孩子们都没回来,我们刚好又没在外地过过年。何况在福州贵安刚买的房子也装修好了,第一年去过个年也好!”妻子一再这样说,我也不想扫她的兴,只有勉强点下头来。

到外地过年,只不过图个新鲜。虽然也有家人团聚的意思,但从情感上来讲,我对家乡的过年却是难以割舍。

家乡是个山区小县,这里到处熟悉,民风淳朴,过年的味道非常浓厚。每年从农历小年开始,人们扫尘、祭灶、磨年糕、炸糍片、年夜饭、守岁、拜年、十五灯会等,整个年让你过得有滋有味。记得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大院落,过年时家家在忙年事,打扫卫生,擦洗东西,买菜购物,你呼我唤,好不热闹。差些什么年货互相要点,我要些什么你买时给带来。特别是年夜饭,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钻出家门,互相拿些家里的吃食来交换,接着放鞭炮、躲迷藏,欢声笑语到半夜。我出生长都在这里,从年轻到年老也没有离开过,过年的情愫深深地流在我血液里。成年的昨天、今天,我新年走到街上,到处都是熟人,互相都道“新年好!”心中油然而升起了过年的喜悦与满足。

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工作、成家,我去过无数次,但一直无法融入那里,总觉得没有家乡安逸和亲切。住在一个小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,互相不熟。见面都显得陌生。各家之间也没有交流。过年了,这里的人家都在忙打扫,到外面买东西,可是没有家乡人那种你呼我叫,互相帮忙的亲



热氛围。

大年三十这天,女儿女婿和亲家两口子进来与我们一起吃年夜饭,饭后就回到福州市区家里。因为我这里电视买了过年没人装网络,所以不能看。心里的惆怅,无法排释心中的沉闷,我不知这年如何打发。无奈之时,我和妻子走到了街道上。妻子自嘲地对我说,叫你以后过年来,你还会来么?我无语。

贵安年夜的街道虽然少有人车来往,但到处灯火通明,数百幢高楼彩灯迸放,与天上的星辰交相辉映,宛若一个不夜城。每个住宅小区门前都挂了灯笼,贴上了对联和大大的“喜”字,业方努力在营造一种节日的热闹气氛。只是一幢幢高楼中都有几家住户热热闹闹,欢声笑语传出,让人身受感染,心里生羨。不知是谁,在小区前面放起了焰火,五彩缤纷,映照在贵安的夜空,煞是好看。接着各个住户人家的“开门”的鞭炮声响,此

起起伏,延伸到半夜不绝。

第二天大年初一早,我吃过饭,走出家门,阳光早早透出脸来,照在家门上,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一个邻居出来,满脸微笑地打招呼:“新年好!”“新年好!谢谢!”我高兴地点头,赶紧回了一句。哦,外地的人也如同家乡人过年一样,把美好的新年祝福送给每一个熟悉和陌生的人,让人感动。我走出小区时,一位不认识的老人在门口打着招呼说:“走走啊,可以去看看新年花海公园,业方在那里为我们住户发放免费游乐券……”

刹那间,我感到一种暖流从心里升起。是啊,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风俗,不同的人,也都有不同的过年方式和意义。但哪里都有人的爱,都有年的温馨和美好。我突然想到,老年的我今年第一次在外地过年也许不能如意,但过年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愫也许会因此让我喜欢这里,明年也许我还会来这里过年。

诗 品时空

## 一个人的情人节

王定众

没有玫瑰的芬芳,  
没有美酒的飘香,  
没有红灯当歌的徜徉。  
只有独自在河边漫步,  
心中的思绪随小河流向远方。  
河那头,  
你是否感受到新望与徬徨?

## 白雪红梅

杨艳梅

琉璃世界风物长,  
澹澹红梅倚新妆。  
曲径频顾寻幽梦,  
薄香轻透暖华堂。  
三分清识邀明月,  
一剪芳魂履寒霜。  
谁人呵手还相问?  
拚却韶光又何妨!

## 缅怀木兰花将军

钱云飞

当年皇命点徽文,  
年迈高堂乱六神。  
比武从军精气正,  
恭迎同路马腾云。  
中原故里贤祠庙,  
万古流芳忠孝人。  
回味悠长坚信念,  
巾帼将士亮国魂。

## 春游息州森林公园

徐泽林

夫妻春游园,  
共谒桃花神。  
挂灯劝夫君,  
无奈赴楚郢。  
伏波平边患,  
裹尸忠勇存。  
剑亮精神在,  
激励息州人。

# 一个爱折腾的女人

蓝走走

她问我属什么,我说蛇。她说,属蛇的女人爱折腾。

这段对话发生在刚认识五分钟两个人之间,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妈妈级的阿姨,这让我感到讶异。也就是从那句话,我开始注意到这位阿姨。

那时是晚上九点多光景,我和当时的室友浩然散步看星星,路过一栋小楼,看见亮着灯的房子尽是书,我们猜是图书馆,好奇地走过去看,没想到还开着门,走进去就遇到了这位阿姨,郝堂村暑期图书管理员,詹丽老师。

图书馆馆长是她的朋友,暑假了,他要去别的事,让詹丽老师过来帮忙照看图书馆。詹老师并不是郝堂人,而是在50公里外的鸡公山小

学做语文老师,一做30年。这个暑假,她和爱人一起搬来郝堂,做一个暑假的图书管理员。

在后来的数次交谈中,这位语文老师用她优美的语言,向我娓娓道来了她的一生。

虽然是风景区,鸡公山仍然是个乡下小村,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是难以在这样的地方“安居乐业”的。没有人可以交流,没有人可以在一个频道上对话。刚被分配到鸡公山的詹丽老师不服气地抗争了十年。那十年,她满脑子都是逃离,她认为鸡公山束缚了她,那时几乎是“恨”它的。在那十年里,詹丽老师没有写一个字,把自己都交给了生活。

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,她忽然发现,自己已经离不开鸡公山了。而在

这个时候,文学将她从水深火热的生活里拔出来,“拯救”了她。詹丽从小就爱读读写写,做语文老师算是实现了她爱好与工作的结合,做语文老师那么些年,直到在这个年头,她才发现了“语文”赋予她另外的意义。她开始写作,写鸡公山,写她看到的山和水,人与物。鸡公山在她的笔下,一下丰满和灵动起来。

此后的二十年里,与文学为伍的她发表了无数与鸡公山有关的文章,还在报刊开过个人专栏,写尽了鸡公山的角落与繁华,春夏与秋冬,花鸟与水木。她跟文学折腾着。

我好奇,问她,看一座山三十年,不会厌倦么。她说,“对山和水没有厌倦,而且即使是同一条路,每天都是新的,每一个季节都是美的。”